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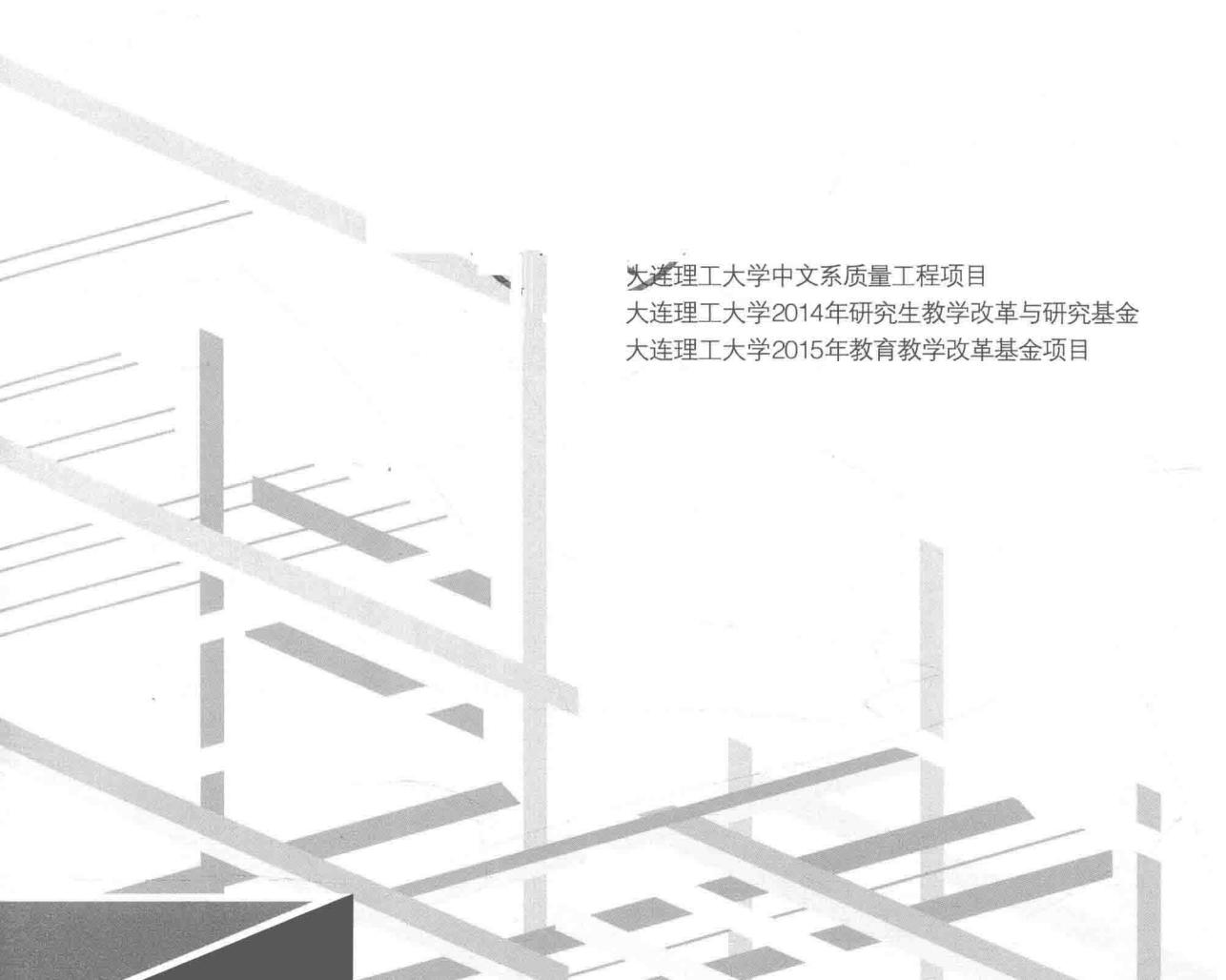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

徐今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质量工程项目
大连理工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学改革与研究基金
大连理工大学2015年教育教学改革基金项目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

徐今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徐今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307-17731-4

I. 索… II. 徐… III. 普通语言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5103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1.5 字数: 271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731-4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被学界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自1916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该书开创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具有里程碑意义，极大地促进了语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形成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各个语言学流派。语言学从此成为一门现代科学。需要提及的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影响所及，远远不只局限在语言学领域。综观20世纪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甚至包括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进步，结构语言学理论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仅是步入语言科学殿堂的必读书，也是步入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内容丰富，理论深刻，学生难以仅靠自学，或一般性阅读而准确地理解和充分地把握索绪尔学说的理论精华；在重返精读原典的当下，在导读的基础上，为学生编写一本精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教材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徐今博士系统地学习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尤有独到的理解；她是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及中文系本科生的选修课——“西方语言学原典精读”的主讲教师，这部教材就是在其讲稿的基础上扩充深化而成的。

该教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索绪尔的语言思想按理论要点进行忠实于原著的细致的剖析；二是注意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内容，依据“阅读原典—理解要点—思考问题—课下阅读论著”的顺序安排重点章节的布局。

该教材重点突出，结构合理。在大量阅读及合理吸收学界主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主要内容分解为三大版块：(1)研究对象：共时语言学；(2)核心内容：系统理论；(3)理论根基：符号学。这三大版块层层深入又相互关联，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内在逻辑很好地挖掘出来。编者在对各个版块进行完细致解析之后，又为学生精心设计了相关的思考题，以促进学生课下的阅读和思考，帮助他们深入理解索绪尔思想的独到之处。除此之外，编者还在开篇梳理了索绪尔之前的西方语言学史，以明确《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历史地位。编者在最后章节阐述了索绪尔学说和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以阐明《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深远影响。因此，这本面向学生的精读教材无论是从结构的整体性上，还是从解读的逻辑性上来说，都是可取的。

徐今博士的导师陆俭明先生也是我的授业恩师之一，由此算来，她和我亦属同门，作为学长，很愿意把学妹这本教材推荐给语言学界的同仁，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

2016 年恰逢《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 100 周年，这本教材的问世是对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最好的纪念。是为序。

殷国光

2016 年 1 月于大连理工大学

前　　言

经典作为学科知识的精华，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最基础、最核心、最具本体性和原创性的经典塑造了各个文明的文化传统，对后世的学问和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教育改革者认识到，对经典的疏远正是当今大学生整体素质下滑的原因之一，让经典阅读类课程在高校课程设置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所在。

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秉承着“精读原典、独立思考”的教育理念，于2012年开始给本校中文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西方语言学原典精读”的课程。新的课程需要新的教材，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杨先生主编的《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虽然受到普遍欢迎，却是“导读”性质的教材，与“精读”课程的需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为学生编写一本西方语言学名著的精读类教材就成了当务之急。

既然是精读，就意味着精选，西方语言学理论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最纲举目张的一本经典著作无疑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自1916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该书极大地促进了语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形成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从不同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各个语言学流派。语言学从此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基于此，编者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以作为“西方语言学原典精读”课程的配套教材之一。

虽然如今占据西方语言学主流地位的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凭借其深刻的学术精神和鲜明的时代意识而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我们相信，每一位精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学生都将从这本经典中汲取充足的养分。

本书包括六个章节和一个附录。

第一章梳理索绪尔之前的西方语言学发展脉络。索绪尔是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继承者和批判者，他正是在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土壤上构筑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第一章首先呈现传统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面貌。另外，在索绪尔之前，普通语言学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两位普通语言学家不得不提。一位是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他也构筑了普通语言学的大厦，但与索绪尔所走的理论之路颇为不同。另一位则是美国的惠特尼，他对索绪尔影响深远，索绪尔称其“把语言学置于它的真正的轴线上”。因而，我们以这两位人物为中心，简单勾勒普通语言学的发展面貌。

第二章是对索绪尔本人及《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简介。我们认为，《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想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明确“共时语言学”为语言学

的研究对象。对语言/言语、共时/历时、内部/外部三组概念进行了有效区分。(2)构建了系统理论，规定了共时语言学的研究任务——确定语言单位及描写系统内单位间的关系。系统理论是索绪尔具有独创意义的贡献，也是索绪尔共时理论思想的核心。(3)提出语言符号观，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符号观是索绪尔整个语言学思想的出发点。由于该书内容丰富广泛，除绪论部分七章外，共分五编三十五章，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难以顾及全书所有内容，故将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精读对象。

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全书的重点章节，分别围绕“研究对象”、“系统理论”、“符号观”安排教学内容。先在各章转录相应的原典内容，便于学生阅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以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为阅读原典，该译本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一直是中国学者了解和研究索绪尔思想最为重要的依据；接着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阐述和解析；进而设计思考题供学生思索与讨论；最后向学生推荐课下阅读的相关论著。

第六章梳理索绪尔与结构主义的发展。结构主义语言学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学术之林，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将西方语言学史带入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发下，多个社会学科吸收结构主义方法论思想，在西方掀起了结构主义的思潮。我们认为，梳理总结结构主义的兴衰和各个具体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学派的思想可进一步深化对索绪尔及《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认识。

附录是方光焘先生的《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选讲》。方光焘先生是在我国大学中最早开设语言学理论课程的学者之一，在讲授这门课程时，他把《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参考书。他早在1962—1963年就根据日译本翻译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绪论及第二编——共时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过陆学海和方华二人整理后，以《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选讲》为题收入他的《语法论稿》(1990)，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商务印书馆于1997出版的《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该文除了概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相关章节的主要内容外，还讲解了自己对文中重要观点和重要术语的理解，并谈到对其他学者观点的一些看法。该文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本书的特点是按“精读”的思路组织教材的编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索绪尔的语言思想按理论要点进行忠实地原著的细致的剖析，二是注意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内容，依据“阅读原典—理解要点—思考问题—课下阅读论著”的顺序安排重点章节的布局。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重点参考了以下著作，在此向各位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 (1) 胡明杨：《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2)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 (3)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 (4) 罗宾斯著，许德宝译：《简明语言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 (5) 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 (6) 方光焘：《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选讲》，见《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7) 马壮寰:《索绪尔语言理论要点评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8) 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9) 裴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 (10) 刘富华、孙维张:《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此还要衷心感谢给予本书出版以经费支持的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研究生院及中文系;感谢为本书作序的殷国光先生;感谢辛勤录入及校对的两位研究生褚楠和闫亚盼;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此书面世时正值《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100周年,借此拙作向伟大的索绪尔先生表达编者的崇敬之情。

由于编者能力有限,不妥之处和未尽之处在所难免,诚望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赐教,编者邮箱: xjin@dlut.edu.cn。

徐　今

2016年1月20日于大连理工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索绪尔前的西方语言学.....	1
第一节 传统语言学.....	1
第二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	9
第三节 普通语言学	17
第二章 《普通语言学教程》简介	24
第一节 作者生平	24
第二节 学术思想	26
第三节 编辑与版本	32
第三章 研究对象：共时语言	38
第一节 原典文本	38
第二节 原典解析	60
第三节 思考与讨论	67
第四节 推荐阅读	70
第四章 核心内容：系统理论	71
第一节 原典文本	71
第二节 原典解析	94
第三节 思考与讨论.....	100
第四节 推荐阅读.....	103
第五章 理论根基：符号观.....	104
第一节 原典文本.....	104
第二节 原典解析.....	117
第三节 思考与讨论.....	123
第四节 推荐阅读.....	126
第六章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	128
第一节 结构主义的兴起.....	128
第二节 布拉格学派.....	129

目 录

第三节 哥本哈根学派.....	132
第四节 美国描写语言学.....	134
第五节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衰弱.....	138
 参考文献.....	143
 附录：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选讲	148

第一章 索绪尔前的西方语言学

第一节 传统语言学

在索绪尔看来，西方的传统语言学“起初由希腊人创立，其后主要为法国人继承。它是以逻辑为基础的，对于语言本身缺乏科学的、公正的观点；它的唯一目的是要定出一些规则，区别正确的形式和不正确的形式。那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距离纯粹的观察还很远，它的观点必然是很狭隘的”。

西方的传统语言学依据西方社会发展史可分为五个时期：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7至18世纪。虽说其最大的特征是规范性，但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特点。

一、古希腊时期

西方最早的语言研究产生于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希腊学者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在文字、语音、词源、语法、修辞等方面都做过不少探索，其中词源问题和语法研究最值得关注。古希腊人的语言研究只限于希腊语，他们对异族语言持轻慢的态度。

(一) 词源研究

古希腊词源学的产生与名实关系的大辩论直接相关。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就对名称是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两大阵营。

“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同时认为象声词是语言的基本词汇，其他词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数量极少，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

苏格拉底赞同“自然发生派”的说法。他认为，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词的名称。人们既不能把马叫做人，反之也不能把人叫做马。正如工具应当符合用途一样，词也应当符合它所称谓的事物。例如，希腊语里为何把“人”叫做 *ánthrōpos* 呢？苏格拉底说，这个词得名的根据是：动物从不就它们所看见的东西进行思考，而人不仅会看(*opope*)，而且

会仔细观察、反复思考，所以在一切生物中，唯有人类才称得上是 *ánthrōpos*，意思是“对所见之物象加以验证(*anathron hà òpōpen*)”。这样的解释从哲学上讲很有意思，从语言学上看纯属望文生义。与此同时，苏格拉底也承认语言有例外，那是由惯例造成的。苏格拉底还希望造出一种理想的语言，把名称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为以后人造语的拟制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柏拉图则采取中间路线。不同意词总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尽管他引用了一些在词源上与事物的性质有联系的词。也不同意事物和其名称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这种意见，因为这样人类就不可能交往。他认为词的声音同它所表示的概念之间最初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拟声词)，人们用这些原始词构成了大量的词，以致现在已经看不出它们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了。

亚里士多德支持“约定俗成派”的意见。他在《解释篇》中认为语言形成于惯例，因为名称没有天然产生之理。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类似的观点。

这场名实关系的论战是一个转折，它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框架中研究语言的先河。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出结论，但是它促进了词源研究。当时人们对词语的探源工作，主要是为了寻找词的真实意义，具体做法是从词的形式分析入手，探寻词形相似的词语之间的意义关系。不过，古希腊哲学家的词源研究并不懂得词的演变规律，只是从各个词表面上的相似性去推断。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这种探讨词源的方式是可笑的，结果也是无意义的，这种词源研究的传统才正式宣告结束。

(二) 语法研究

古希腊的语法研究也是在哲学的框架内进行的。

在语言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古希腊哲学家也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论战与名实关系的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实为互补。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如性、数、格等；“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柏拉图被认为最先探讨了语法研究的可能性。他分出了名词和动词两个词类，认为这是语言中的两个组成部分，只有把名词和动词联结起来才能产生语言。柏拉图开了对词语进行语法分类的先河，在后世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词语分类研究一直是语法研究的主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逻辑学的作品中经常论及语法，其中《范畴篇》和《解释篇》是很重要的两篇，另外，他在《形而上学》中也不时涉及语言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名词又不属于动词的词归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介词、代词和冠词等）。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性和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认为词是句子的组成成分，本身具有意义，但不能进一步分为有意义的单位。亚里士多德在语言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支持“类推派”意见，这跟他在研究中重视数学和逻辑原理大有关系，在语法中，他首先看到的是可以根据规则来类推的现象，而其之所以能够推演模拟，终究有规律可循，是人类思维的逻辑特性所决定的。亚里士多德确立的语法范畴和使用的一些语法概念、术语等为后世长期尊崇和使用。他的语法分析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学研究，因为他是在构筑世界知识体系、阐述逻辑原理的时候顺带做了这件事。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发展起来的多个哲学流派中，最为重要的是由芝诺创立的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对语法研究有两项主要贡献：其一，他们清楚地区分了对语言的逻辑研究和语法研究；其二，他们用的语法术语越来越精确。但现在很难确切地再现他们语言学理论的许多细节，除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外，没有留下什么文献。

对古希腊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及其语法理论。亚历山大里亚城是当时地中海沿岸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为了推行希腊文化，统治者们在该城建立希腊语大学，大学中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包括希腊文学、荷马时代的古希腊语言、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作家的诗歌和散文。大学吸引了大批从希腊本土来的学者，聚集于此研究希腊古代文献，注释和考释荷马史诗等典籍，形成了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该学派在语法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亚里斯塔克和他的学生狄奥尼修斯。亚里斯塔克确定了八大词类，即名词、动词、分词（兼有名词和动词的特点）、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接词。这些分类实际上已经奠定了现代词类理论的基础。狄奥尼修斯写了一本只有15页的简短的希腊语法教科书——《语法术》（又译为《读写技巧》），这本语法著作是对柏拉图以来直至他的老师亚里斯塔克研究成果的归纳和系统化。全书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准确地朗读，充分注意韵律；第二部分，解释作品中的文学语词；第三部分，讲解熟语和作品内容；第四部分，探讨词源；第五部分，总结出类比规则；第六部分，评价文学作品，这是语法研究中最高尚的部分。在全书六个部分中，第五部分最为详尽，也正是这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语法学的中心。由此可见，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研究范围相当宽泛，当时的语文工作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决定了他们的语法研究的语文学性质。

二、古罗马时期

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代替。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但希腊的艺术、科学、哲学、文学等形式和风格依然占有主导地位。拉丁语法的研究全面继承了希腊语法，同时，语言教学开始在罗马发端。

（一）希腊语法拉丁化

古罗马学者继承了古希腊有关语言的概念、范畴及描写方式，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语言

类型和结构上的相似，又加速了整个继承过程。

瓦罗是古罗马时期最有创见的、成就最大的语法学家。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的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写成 25 卷的巨著《论拉丁语》。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他沿袭了希腊人的传统，花了很多力气来探讨拉丁词语的起源，可是因为不了解语言的历史发生关系，也只是凭表面上的语音相似和想当然的意义联系来断定词源关系。值得称道的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 18 卷、长达千页的《语法原理》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几乎被欧洲的每座图书馆列入收藏。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沿用这一模式。

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把拉丁语当作被损坏了的希腊语的变体来研究，没有对拉丁语和希腊语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要建立拉丁化语法体系，只要把希腊语法已有的规则系统搬过来就行。所以，古罗马语法研究的最大成就仅仅在于，把希腊语法学理论拉丁化。

(二) 语言教育研究

明确区分母语和外语，把二者都列为必学的科目，是从罗马人开始的。可以说，语言教学的发端在罗马。昆提利安就是一位著名的语言教学家。他最有名的一部著作是《演说原理》，在序言里，他申明自己从教的目的是要培养完美的演说家。书中讨论的核心问题，可称做“终身语言教育”，他认为：初始阶段是教育关键所在；早期教育中不能低估保姆的作用；学龄儿童应当先学拉丁语再学希腊语，因为拉丁语是通用语言，儿童自然而然就能获得(获得一词与现代应用语言学上所说的获得这一概念意义相当)，而希腊语作为异族语言，只能通过学习来掌握。他本人在语文教学中尤其重视转述，把转述看作语文的一项基本功。这很像中国古代的学人，对经典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转述格外重视。只是，先秦以后中国人逐渐把注意力转到书面语特别是文言的写作上，相比之下，西方人一直注重口头表达，所以来到中国，就发现中国学者不善于辩论演讲，视之为中西学术传统的一个差别。昆提利安之后，语言教育的传统在罗马延续发展，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未曾间断。

三、中世纪

中世纪是指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15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近千年的历史时期。习惯上又以 12 世纪初为界，把中世纪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2 世纪前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灭亡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在西欧先后建立了许多封建国

家，它们之间长期混战，使得文化荒废，科学发展缓慢。由于拉丁语的重要地位，这期间对拉丁语的学习推动了人们对拉丁语法的研究。这时期的研究工作讲究实用，讲求规范。从 1100 年左右到中世纪结束，是文化史上所谓“经院哲学时期”，经院哲学非常重视语言的研究。中世纪的语言研究延续了拉丁语法的传统，同时在经院哲学时期形成了极有特色的思辨语法。

(一) 拉丁语法研究

在日耳曼人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后，教会的地位不断提高，教皇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由于拉丁语是基督教的教会语言，当时流传的《圣经》主要是拉丁文本，所以，不少日耳曼部族逐渐放弃本部族语言而改说拉丁语，拉丁语的教学一时十分盛行。黑暗时期的语言研究，主要是拉丁语语法研究。当时教会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所谓的“七艺”，即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音乐、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当时语法教学主要是要教会学生准确地读写古典拉丁文，语法研究工作讲究实用，讲求规范。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工作大多局限于对特拉克斯、普里斯基安等所作著作的评论和注解，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研究。

基督教传到哪里，哪里就学习拉丁语，就出现拉丁语法。欧洲各民族的其他语言是被传教士们蔑视的，在传教士眼里，只有拉丁语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语言，其他语言则是粗俗语言。正因为如此，整个中世纪，“语法”和“拉丁语法”成了同义词。由于只把拉丁语看作正宗语言，后来在描写欧洲各种语言时，也总是以古典拉丁语语法作蓝本，造成了千篇一律的模式。英格兰的一位修士阿尔弗利克在语法研究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拉丁语和古英语之间的差别，如他发现了两种语法中词义相当的名词之间的性可能存在不同，格的体系也不完全对应等，还编写了“拉丁语—古英语词汇对照表”，但是他没有考虑拉丁语语法体系对古英语是否合适，声称他的著作《拉丁语法》和《拉丁语会话》也可以用做英语语法的教科书。中世纪后期，其他语言的语法论著相继问世，如威尔士语语法、爱尔兰语语法、冰岛语语法，其中 12 世纪的冰岛语语法《首篇语法专论》就是当时的一部语言描写的代表作。

(二) 思辨语法

思辨(Speculative)一词来自于拉丁语词 *speculum*，意思为反映现实的镜子。所以思辨语法主要探讨语法如何反映现实，思辨语法的内容也因此远远超出拉丁语教学的需要。经院哲学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天主教神学相结合的产物。经院哲学试图将人类所有学科和知识体系都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使理性的主张与宗教信仰和谐统一起来。思辨语法不满足于对拉丁语进行描述，也不局限于直接的说明和注释，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对前人的语法体系作解释，对语法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思辨语法学家意识到语法学介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表意方式上，从学科领域的划分来看，这样做正是要让语法学摆脱逻辑学的束缚。但这只是一种主观的意愿，那时还不可能做到，因为思辨语法学家用来分析语法的一整套概念，“实体、关系、质、量、方位、时间、运动、拥有、承受”等，都取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体

系。他们着重以形而上的方式探讨语言的存在、表达和理解的方式，而不是对语言进行具体描写。思辨语法学家提出了普遍语法的主张，认为所有语言的语法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各语言之间的表面区别只是偶然的差异，其差别就像几何学的一致性在任何实际图形上也有形状和大小的差别一样。他们把句法研究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出了“*suppositum*”和“*appositum*”两个概念，大抵相当于现在说的“主语”和“谓语”（其本义分别是“替代”和“邻接”，因为充当主语的既可以是名词、代词，也可以是动词、分词，似乎彼此可以替换；而谓语则是主语的紧邻，处于从属的位置），在分析中区分主、谓、宾等句子成分，判别支配成分与受支配成分、及物与不及物。且指出句子的构成有四个要素：质料（即句子的构筑成分——词）；形式（即词与词的组配方式）；施效（即表达词类范畴和语法关系的屈折形式）；目的（即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这为后世建立系统的句法理论打下了基础。思辨语法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17世纪的唯理语法学派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文艺运动，它宣扬人文主义，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主张客观地科学调查。文艺复兴运动14世纪始于意大利，逐渐波及整个西欧，16世纪达到高潮，16世纪末期接近尾声。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总特点是研究范围扩大，开始探讨除拉丁语以外的多种语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很注重自身的语言修养，认为不能只会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古典语言。由此，欧洲人对非印欧语系的语言展开了研究。在中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陆的人们已经接触到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是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使用的语言，曾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及人类最早的语言。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多种希伯来语语法著作，写作者指出希伯来语的词类理论不同于拉丁语的词类理论。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圣典《古兰经》使用的语言，也是阿拉伯帝国的官方语言。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研究，打破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统治语言学的局面。

在突破希腊语和拉丁语语言统治地位方面，佛罗伦萨诗人但丁起到先锋作用，他在14世纪初写的《论俗语》大大赞扬了各民族语言的优点，提倡发展口头的意大利语。他带头用意大利语撰写文章，使意大利语逐渐成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文学语言和官方语言。反对神权使得中世纪以来作为传经布道的主要工具的拉丁语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古拉丁语发展而来的罗曼语系诸语言发展成熟，人们开始关注罗曼语言和拉丁语之间的关系，逐渐确信罗曼语族的现代民族语言并不是退化的拉丁语，而是由古拉丁语发展而来的具有较高价值的独立语言。因此，不能再把拉丁语的语法范畴强加于其他语言，不再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确定的八大词类奉为神明。

当时结构主义的先驱，法国的彼得罗斯·拉穆斯坚决反对亚里士多德，反对经院哲学，主张对现代每一种民族语言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著有《语法流派》一书，对法语语法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提出对于现代语言的研究必须要以本族语使用者的习惯用法为标准。在描写语法时，他以语法的形式为依据，充分考虑词语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反对依靠意义或逻辑来对语法关系或语法结构作出判断。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现代希腊语、德语、

匈牙利语、法语等语言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成反映各民族语言实际状况和特点的语法著作。

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的进行，语言学家的视野开阔了，接触到各种形态的域外语言，由此展开对陌生的异族语言的研究，一批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研究的著作也纷纷出现。

五、17至18世纪

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社会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禁锢，欧洲很快进入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繁荣时期。17、18世纪，在西方社会形成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经验主义强调感觉经验，理性主义强调理性思维。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催生了法国的唯理语法学派。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展开了对人类知识起源的研究，由于他们都把语言视作思想的标记，于是就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随着语言视野的不断扩展，对世界各地语言的调查和语言材料的搜集工作也开始了。

(一) 唯理语法

1660年，由阿尔诺和朗斯洛等人合著的《普遍唯理语法》出版，标志着法国唯理语法学派的正式形成。由于该书是在巴黎郊区的波尔·罗瓦雅尔女修道院里编成的，所以，该学派又叫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学派。《普遍唯理语法》是一部从逻辑角度研究语法的专著，以笛卡尔哲学为基础，旨在揭示语法的普遍原则，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在表达思想上的一致性。该书希望建立起适用于所有语言的一般原理，是中世纪思辨语法传统的继续。普遍语法的观点导致这样一种信念，以为语法学家能确定语言的逻辑基础，规定人们说话规范。18世纪，语法学家开始编写规范语法，往往置实际语言的用法于不顾。

17至18世纪时期，不少学者对现存语言的歧义和不确定性产生了不满，试图创制一种理想的语言，以清楚简洁地表达人的思想。这种语言应该遵循一套普遍适用的语言原则，句法规则尽量简单，句法关系表示明确。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都对理想语言产生过很大兴趣，英国的唯理语法学家威尔金斯提出了一套人造语的设想。虽然他们没能成功，但他们对语言的构成进行了探索。普遍语言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的反映，拉丁语在文艺复兴以后丧失了类似国际语的地位，而现存语言又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人们希望有一种适用于时代需要的新的国际共同语；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理性能力的深信，他们相信人类具有一种相同的思维结构，可以用一种普遍语言表达出来。这一观念无不受到思辨语法和法国唯理语法的影响。

(二) 语言起源

人类对于语言起源问题的兴趣产生很早，在远古的神话中就有许多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如《圣经·创世纪》中关于上帝造亚当、亚当给万物取名的描述，中国古代关于女娲造人的神话，都反映了先民们语言神授的原始观念。当人类从神话世界走出来，特别是进入18世纪后期，一些哲学家为了探寻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相继提出了关于语言起源的学说。